

黄恂

古香异色

海豚文存



海豚出版社
中国出版集团

黄恂 古香异色



CIPG

中国
国际
出版
集团

海豚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古香异色 / 黄恂著. —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110-0969-2

I. ①古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55377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总 策 划: 梁由之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张菱儿 李宏声

整体设计: 郑在勇 吴光前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3503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

印 张: 5.25

字 数: 100 千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969-2

定 价: 20.00 元

“海豚文存”小引

梁由之

俞晓群兄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期间，组织出版过“国学丛书”、“书趣文丛”、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等书系，格局宏放，影响深远，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奇迹。沉潜蕴藉数年后，俞兄从沈阳到北京，出掌海豚出版社，重出江湖，不负初衷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赓续旧梦的“海豚书馆”六大系列已陆续面世三十余种，包罗万象，蔚为大观。他兀自意犹未尽，于是又有了“海豚文存”。

承俞兄抬爱，邀约我担任“海豚文存”总策划。即将出炉的“文存”是与“书馆”平行的一套书系，各具特色，相辅相成。相对而言，“文存”不作细致的划分，来路比较野，内容比较杂，不那么经院，不那么学术；若较诸新鲜感、冲击力和可读性，则容有一日之长，或将不遑多让。

有趣，有意思，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。二者居其一，已属难得。如果兼而有之，即当馨香以祝，实属可遇而不可求。“海豚文存”每年拟出两辑，约十来本，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。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？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。

爱书数语，以引珠玉。

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
记于深圳天海楼



海豚文存书目

书 名	作 者	编 号
第一辑		
*《八十溯往》	沈昌文	001
*《记得青山那一边》	钟叔河	002
*《序和跋》	朱 正	003
第二辑		
*《考工记》	周成林	004
*《古香异色》	黄 恂	005
*《鲤珠小拾》	雍 容	006
《一书读罢头飞雪》	余世存	007
《盛世偏多文字狱》	谭伯牛	008
《从凤凰到长汀》	梁由之	009

第三辑

《故人书简》	黄 裳 著 梁由之 编	010
《闲览琐缀》	谷 林 著 沈胜衣 编	011
《稼轩词说 东坡词说》	顾 随	012
《走出迷雾》	朱 正	013

注：“★”为已出版图书

序

书名《古香异色》，不过是“古香”与“异色”的集合。古香，无非指旧书旧报刊，书中所及的人事，乃书中激射出的异色。

前几年，我曾热衷于书话的写作，久而生厌，认为这种“献宝”式唐弢一流的书话，已渐渐成为新的八股书话，不再值得为之努力，当另辟蹊径，不妨就此转换一个方向，以掌故为主，或更能发挥我的所长。这里收入的几篇，都是由书而产生的掌故，讲的乃是过去的人事，正可以看出《蠹痕散辑》之后的变化。过去的人事，也即掌故，此类掌故，均笔者从尘封已久的旧书旧报中发掘出来，避熟就生，都是不为现代人所知的故事，也算重拾失去的记忆。人们都希望知道一点过去，却又不想劳心费力自己寻索，也可能是没有条件、没有时间、

没有足够的知识到尘封的历史中去爬梳，那么，这样的任务就落到徐一士、郑逸梅等掌故家的肩上，说起来，我也算是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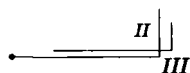
数十年来，我们鄙视传统，抛弃传统，很长时间实行其“破四旧”的政策，终使如今的我们，与传统越来越远，隔绝并且失去了继承的能力。待到发现传统对民族有着无可替代的凝聚力，再返回去找，捡拾回来的不过是当年破坏之后的残余了，支离破碎，艰窘异常。

传统既已佚失，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，也就有了重拾的必要。所谓重拾，是一个寻找的过程，也是回归的过程。过去的人事，或曾被批判，或曾被遗忘，或根本就唾弃过，或曾被谎言式地拔高过、改造过。之所以会如此，自然有当时的理由，认为破坏了一切旧的，新自自然而然就会产生，其实不然，人都是父母祖先的血脉，是割不断的，只有孙猴子才可以从石头中凭空出世。然而这样简单的道理，有一个时期，竟然没有懂得。

我们如今重拾，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、客观全面的视点以及了解之同情，言自己所知，同时也不讳言自

己所不知，毕竟距离已远，看起来不会非常亲切，但也因为距离已远，就可以免去现实的干扰，不为世俗看法所左右。这里所辑文章，有着很明显的个人色彩，以这样的笔致来写过去人事中的殊色奇彩，希望我的读者能接受并喜欢。

2011.5.1



目 录

序

- 1 沈北山孤注一掷
- 19 曹元弼的“黄昏恋”
- 28 李根源的麻烦事
- 39 追寻申听禅
- 53 许宪民的婚姻
- 72 樊仲云错杂谈
- 86 谈周瘦鹃之死
- 104 杨荫榆与“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”
- 117 杨柳青青青已残
- 126 施蛰存的器量
- 138 书坛人物黄异庵
- 148 钱基博游木渎
- 156 跋

沈北山孤注一掷

1899年，常熟沈北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：他向慈禧太后递上了《告讦三凶疏》的奏折。在此奏折中，他把当红权臣大学士荣禄、刚毅、太监李莲英指为“三凶”，认为“不杀三凶以厉其余，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”，同时还隐隐表达了劝太后归政光绪意思。

此奏折甫出，引发了清末政坛的一次不小的地震。常熟沈北山，虽然当时不过六品翰林，但他名列翁门弟子，原是两朝帝师翁同龢“帝党”中人物。自戊戌政变之后，翁同龢已经革职永不叙用，在家乡常熟闭门思过，行动还受到限制和监视。如今由沈北山递此奏折，无疑会被大家看作“帝党”意图东山再起的一个举动；而在翁同龢看来，自己门生的举动无异引火烧身，还会殃及自身；而在慈禧和她的左膀右臂“三凶”眼中，这样的奏折正是光绪影响力尚在，“帝

党”蠢蠢欲动的一个信号。其实，这些看法都不正确，这个奏折不过是沈北山自出机杼的一次冒险行动，毫无背景可言。

沈北山，苏州常熟人，初名棣，改为鹏，字北山，号诵棠，1869年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。父亲咏楼，一度是李鸿章的幕僚，后来做了铜山县训导，不过是末秩小官，生有三个儿子。沈北山最小也最聪明，15岁就中了秀才，不数年，取中二甲进士，朝考一等，年纪轻轻就成了翰林院庶吉士（1894年），就是俗称的太史公了。在清代，入翰林院与不入翰林院，对于走科举道路的学子来说，大不一样，入翰林院，就是宰相根苗，将来有拜相和成为帝师的可能，仕途前景相当光明；相反，如果不入翰林院，就面临着外放县令，不但仕途坎坷，而且充满变数。

少年高中，自然成了朝贵们争相嫁女的对象，不过沈北山已经与苏州刘家（一说另聘过韩家）结了姻事，丈人刘韵士在直隶候补，正在准备让女婿大登科连小登科时，忽然传来了刘小姐染上白喉去世的消息，人生得意事，就这样“跛了脚”，本来玉堂归娶，何等风雅荣华，如今对沈北山来说，

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好在新科进士加上翰林学士，婚姻是不愁的。果然，沈北山回乡扫墓祭祖，在曾朴家遇见了武进费念慈。

费念慈祖籍武进，其实却是苏州的富户，本人也是翰林院编修，前几年外放浙江乡试主考，贿卖关节的传闻满天飞，被御史参劾，后来虽然查无实据，却从此一蹶不振。这次到常熟，原是想走走翁同龢的门路，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。遇见翁同龢的得意门生沈北山，不就是放在自己眼前的一条路么？更巧的是自己正好有一个待嫁的闺女。于是央人说媒，与沈北山结成了翁婿。

这场联姻的结果不是双赢，却是两伤。

费念慈遇到了真正窝心的事，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变局——戊戌政变发生了。维新变法失败，光绪被禁瀛台，六君子被杀，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。费念慈与翁门弟子联姻，就是与帝党领袖翁同龢搭上了关系，如果帝党得志，自然可以分取一杯羹，偏偏帝后相争，后党完胜，费念慈在当时就像误上了贼船一样。人家避之唯恐不及，他倒好，没有先见之明，只得自投罗网，而且这钩咬住了，就再也脱不了干

系。费念慈不但未吃到“羊肉”，反而惹了一身膻，心中懊丧不已。费小姐虽然终身有托，结婚时能穿补褂戴朝珠，却待红盖头掀开，看到自己的夫婿——玉堂新贵沈北山，长得身材矮小，容貌清瘦，毫无七尺男儿昂藏之态，不禁大失所望。一方是富家千金，养尊处优，一方是清寒书生，落拓不羁，这样的组合其结果可想而知，徐珂《清稗类钞》之《沈北山冤狱》这样说：

常熟沈北山太史鹏幼孤，赖其嫂抚养成立，……朝贵争欲婿之，袁忠节公昶方遣使为媒介矣，而武进费妃怀太史念慈亦欲妻以女。北山知费女才美，又以翁叔平相国之怂恿，遂聘焉。费妇为嘉定徐颂阁相国郈女，悍而骄，闻北山贫窘，已心恶之。及成进士，入翰林，始乞假归娶，拮据成婚，终为外姑所鄙。既结褵，伉俪亦不相得，北山乃怫然入都。

《清稗类钞》把沈北山负气入都的原因归咎于丈母看不起，夫妻不相得。曾虚白所著的《曾孟朴年谱》对此另有说法：“沈鹏就跟苏州费妃怀太史的女公子结了婚，不料床第间的纠纷，竟把这位有作有为的青年刺激而成了愤世嫉俗

的怪脾气。”“床第间的纠纷”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似乎是性生活不和谐。不管怎么说，出身孤寒的沈北山在岳丈家里存身不住，只能北上入都，继续他的小京官生涯。据沈北山的朋友燕谷老人张鸿在《续孽海花》中说，沈在费府“匆匆的过了一个月，也带着夫人回到本乡祭祖扫墓，谒见亲族。北山既无房屋，借在兄嫂家中住了几日，依然回到苏州。”不久，就上京赴任了。

翰林院是个清贵的衙门，一般的庶吉士不过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，如果轮不到外放试差，官俸连养活自己也很困难，朝中又没有了翁同龢这个奥援，沈北山只得到步兵统领衙门右翼总兵英年家中去坐馆，赚些束修贴补，也算找到一个兼职。

张鸿说沈北山不但书呆子气，而且迂执多疑。这次到京城，他的书呆子气更是大大地爆发出来了。目睹慈禧复出掌权后的种种不惬人意，耳闻光绪被囚后的种种遭际，加上此前在岳丈家所受的种种刺激，他忽然产生了上书朝廷的冲动。好名而又不得志的人，往往会逞臆使气，轻于一掷。如果意外成功，那么自己目前的困境可以摆脱，万一不成功，

那么至少就光绪皇帝而言，自己可以享一个大忠臣的声名，并且也为将来慈禧之后，光绪归政留下伏笔。算盘打得也不能说错，就是太如意了。

历史上落拓士人上书朝廷意图一逞的不在少数，远的不说，就说黎庶昌吧，同治年间，他以诸生旅居京城，一年岁末，贫苦交加，他就上书万言，痛陈时事，自称：幸则得官，否则递解回籍，亦可以不用筹措旅费了。书上，果然得逞所欲，以“其言忠直，可磨练以吏事，命以知县候补发交两江总督曾国藩差遣委用，以资造就”，由此走上仕途。还可以举一个发生在常熟的例子，想必沈北山早有听闻。嘉庆四年，常熟布衣周劬（字介然）上京向皇帝上万言书，嘉庆登基不久，大为感动，准备给他官做，下面的大臣却“恶其切直”，说布衣上书有干禁例，嘉庆只得“交部议处”，经过大臣们讨论，决定给周介然“沿途提解回乡”的处分。嘉庆看了大臣们拟的诏书，用朱笔抹去“沿途提解回乡”字样，旁批“不必”两字，然后再批道：“着沿途好好护送回籍。”

沈北山之意图一逞，则比黎庶昌、周介然走得更远了，虽说直言极谏，乃臣子本分，他的《告讦三凶疏》毕竟触动